

1247.18-63V29

216231



欧阳飞熊 著

彭祖三十六剑 中

彭祖三十六剑



0431270

中 册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回 朱元璋左计除良臣
胡惟庸违心受密旨(1)
- 第二回 催命符元璋送巨参
藏机关伯温传秘籍(19)
- 第三回 情诗两首庄生梦蝶
飞诏一道郭郎失妻(33)
- 第四回 冯文敏梦入高唐境
郭心顺醉游烟花地(55)
- 第五回 郭心顺春楼方绮梦
冯文敏醋海偏生波(73)
- 第六回 因挚友张玉得佳妇
释美婢郭忬失巨金(90)
- 第七回 将军机智分兵四路
殿下风流连偶二妃(106)

- 第八回 广受财帛丞相嫁女
空劳神思武士窃书(125)
- 第九回 胡惟庸金赠夺书者
冯文敏函达可心人(144)
- 第十回 传情书梅竹双受责
赈灾民帝相两相难(163)
- 第十一回 论功过惟庸贬古人
讲治乱元璋授密旨(181)
- 第十二回 郭心顺施财康乐巷
冯文敏忘情茶藤架(200)
- 第十三回 表情悻贵妇赠重宝
挽士心公子达华章(221)

第十四回	四川运粮郭忭升官 京师求雨道衍妆神	(240)
第十五回	朱元璋偷情沁春园 郭心顺获罪直言书	(260)
第十六回	郭忭受贬凤阳力田 秀梅遭卖相府做妾	(278)
第十七回	郭心顺痛打丁校尉 李秀英惨死吴侯府	(296)
第十八回	淮水畔吴德吃副刑 赣江滨刘璉作参政	(319)
第十九回	赵长胜是落井下石 丁文华偏杀人灭口	(338)

- 第二十回 胡惟庸金赂未亡人
朱元璋鞭死臬悍将(360)
- 第二十一回 文字狱兴儒士噤声
空印案起守牧丧命(377)
- 第二十二回 钱妯娌秀毒设美人局
彭普贵大败乐山城(391)
- 第二十三回 惊车轧人胡璉种祸
泄密媚相张焕丧生(414)
- 第二十四回 计成连环皇帝高招
宝赠遗腹丞相妙着(430)
- 第二十五回 毛指挥查抄宰相府
马皇后保全学士家(448)

第一回 朱元璋左计除良臣

胡惟庸违心受密旨

却说朱元璋在老家凤阳驻蹕期间，见刘伯温染病，便派专人护送他回到南京。四月二十八日，朱元璋也驾返南京，听说刘伯温尚未痊愈，心中不免挂念，便在五月初五日下午，带了几个贴身太监，微服造访刘伯温家。

刘伯温家与大多数功臣的府邸，都在城南。朱元璋一行出了皇城，进入长安大街，便见家家户户门槛上挂着菖蒲，插着艾萧，一派欢度端午的景象。街上来往的人群也鲜衣美服，脸泛红光，显示着心情的舒畅和生活的富足。

朱元璋见人民安居乐业，觉得是新王朝的功绩，也心里高兴，回头对太监们低

声说道：

“帝王为天下之父，倘若天下子女生活艰难，不得安居乐业，这帝王便不是好帝王好国父。”

几个太监连连点头，口称“大人说的是。”

太监为何称皇帝为“大人”？原来是朱元璋订下的称呼，专用于他微服出行时，以免暴露他的身分。

刚拐上南北大街，便听得后面人声喧阗，有人惊呼着：“快让道，快让道，小侯爷每来了！”

朱元璋回头一看，但见人们跌跌撞撞，纷纷向街道两旁躲去。不远处，一辆装饰华丽的车子急驰而来，驭手旁站着一个卫士，口喝开道，手挥长鞭，稍有躲闪不及的，被他抽得头破血流。

朱元璋见了，心头火起，便想出面干预，得两个太监死劝住。并被拖离街心，任那辆车擦身驰过。

朱元璋望着那辆横冲直撞的车的后影，狠狠地说：

“那厮如此仗势，理该重责的，遮莫那厮无灾而走！”

一个太监劝道：“大人不必动气。想一个人的福祿，原是有定数的，珍惜则长，暴殄则短。车中那位小舍不懂得这道理，一味恣意而行，即便不遭人祸，也要受天谴的。”

朱元璋听罢叹道：“可惜开国功臣之后，见识竟赶不上这赧余之人！”

赧是古代的官刑，赧余之人即是指宦官。那太监见朱元璋夸奖自己有见识，心醉骨酥，很得意地向伙伴们做了个鬼脸。

行不多远，便见街心围着一大群人，一个个怒形于色，碎语纷纷。朱元璋注意一听，很快便明白了，原来是刚才那辆横冲直撞的车，在这里撞倒了一个躲闪慢了的老人，并从他身上轧了过去。这老人现在已命如游丝了。

朱元璋强按下心中的怒火，向几个围观者说道：

“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你每为何不去应天府告他？”

“告他有鸟用！”一个年轻人摇摇头，“人家是侯府的小爷，有免死券的。”

朱元璋心中一沉：是啊，这些公侯子弟都有免死券做护身符，不要说应天府尹华克勤奈何他们不得，就是我朱元璋本人，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惩办他们。

他后悔当初做出了赐予免死券的许诺；可是，倘若没有这个许诺，文臣大员们会不计死生地为他卖力打江山么？

他问那个年轻的看客：“车中的小舍是谁的儿子？”

“谁知道，反正是万岁爷的贵同乡！”

一个老者插嘴道：“你没听见那小爷报的名讳？他姓傅名忠，乃颍川侯长子。他还说，他急于去拜望军师，不幸轧着人了，不管是伤是死，他都重重抚恤其家，使其吃穿不愁。比起其余公侯子弟，傅家小爷算是忠厚不过的了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傅友德的儿子！不过十三四岁吧？能说出那样的话，的确算得上忠厚了。他父亲驻守北平，他虽犯了事，却系偶然，他愿从优抚恤苦主，就不必为难他了。但王法不容亵慢，此等事情更不可再度发生。”朱元璋这么一思忖，便把那个口齿伶俐的太监拉到一边口谕道：

“刘三，你速去对华克勤说，要他立即审理此案，将那车夫梟首示众后做成肉羹，遍赏诸功臣的取者。”

“杀那车夫？”刘三惊愕地反问道，“车夫敢不听主人的话么？”

“难道杀傅忠不成？借那车夫的血，吓吓那些猴（侯）儿每也好。告诉华克勤，要傅家多出些银子买这两条人命！”

刘三领命走后，朱元璋便继续赶路。大约距刘伯温家还有三里路光景，便见街边停着一溜台式车儿，排成长龙；街道两旁跪着无数人群，头顶香炉，炉内焚香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眼里热泪汪汪。

猛可里，朱元璋没明白市民们这么焚香跪求，究竟为了什么。他凝神谛听，便清晰地听到旁边的几个白发老妪这样哭诉道：

“老天菩萨，观音大士，城皇菩萨，保佑军师灾消病除吧，我们许下三牲之礼……”

啊，原来他们是在为刘伯温祈福！

朱元璋既为市民对刘伯温的爱戴而感动，也为这几个老妪的无知而好笑：菩萨是吃素的，能接受三牲之享么？

朱元璋继续向前走去，见街道两旁全是黑压压的顶香跪祈的人流，心里慢慢变得不是滋味……

洪武元年，朱元璋大病了一场，高烧不退，整日昏昏沉沉，谵语不断，太医们束手无策，文武百官都急坏了，请来高僧做水陆法事，请来道士们祭天祈地；更有朱元璋的几个

忠心耿耿的义子，跪在宫门前痛哭七天七夜，向上苍请求舍身替代皇帝受苦。最后，还是周癫道人献了几颗丸药，使朱元璋脱了大病，闯过了鬼门关，朱元璋为此而亲自撰写了《周癫道人传》……

那一次，朱元璋并没听说南京市民自发为他顶香跪祈。

可是，而今，他们却为刘伯温动了真情！

相比之下，他们对刘伯温的爱戴，明显在对朱元璋之上！

这大大刺激了朱元璋，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。

这叫朱元璋难以忍受。

然而，朱元璋却忍了，不动声色地继续前进，来到了刘伯温家的门口。

刘家院门前的平地上，伫立着黑压压的人群，一个个面带悲戚，眼中含泪。他们都是朝廷的官员、命妇，等着他们的轮次，去向他们崇敬的军师一表叩安的热忱。

院门边不远的开阔地上，更有一番惊心动魄的情景：几十个和尚虔诚地围着一堆干柴念诵经文，一个和尚端端正正地跌坐在柴堆上，只等举火焚烧柴堆。他的脸色，庄重而肃穆。

朱元璋心中大恨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

朝臣们认出了微服的皇帝，以为他在为刘伯温的病情而难过，便都向他跪了，哭着哀求道：

“万岁，大明的江山多亏了军师的神机妙算，万岁励精图治，更不可没有军师！请万岁派个最有手段的太医，来军师府上专门侍疾！”

朱元璋对朝臣们做了一个请起的手势，道：

“军师贵体违和，朕也忧心如焚。倘若能治好军师的病，便是要朕割股拔须，朕也决不靳惜，何惜专门为军师配一太医？”

群臣听了，又倒身下拜，颂扬皇帝对刘伯温的殊遇之恩。

朱元璋进了大门，便见胡惟庸、李善长、李文忠、徐达、冯胜、汪广洋等一班倚重之臣，俱在院内低声交谈，一个个面带喜色。他们见皇帝亲临，要跪了接驾，朱元璋忙叫免了，问道：

“先生的病体如何？”

胡惟庸抢先奏道：“启圣上，幸得宋国公请来的名医戴思恭看视，诚意伯已觉好多了。”

“啊？好多了？这戴思恭对于内科，也有这般手段？汝等不要托大，误了先生！”

冯胜奏道：“这戴思恭擅于疑难病症，当今杏林独步。为是常茂受伤，太医束手，微臣才着人去京口恭请戴医士。他前日方才赶到，听说刘先生染疾，便自告奋勇前来侍候。刘先生服了他配的药饵，便觉神志一爽，病势减轻了些。”

朱元璋清楚记得戴思恭为他的将士疗伤的情景，他适才

的言语，不过是表示他对刘伯温病情的重视与担忧。听冯胜这么一说，他立即发了话：

“太医院正缺人，既然冯爱卿说戴思恭乃当今杏林独步，就着他去太医院供职。丞相等会儿与他谈谈。”

冯胜一怔，这戴思恭可是个闲散惯了的人，只喜乡村的幽静，不耐城市的喧嚣，请他来一次京城已属不易，他如何愿长久羁留在太医院？若他犯了倔性，惹恼了皇上，反是我冯胜将但害了。

冯胜这么一想，连忙笑着说道：

“万岁，这戴思恭医理虽精，性情却怪，喜的是云游名山古刹；若进太医院，臣恐他不谙皇家法度，有乖礼仪，那时反害了这位当今名医。”

朱元璋略一沉吟，道：

“这个容易，朕先让他在太医院顶个名儿，却任他云游天下，只把行踪禀明太医院，缓急之间，便于寻找。”

冯胜连忙为戴思恭叩谢圣恩。

朱元璋心里却说：“天下士正该为皇家出力，岂能顾一己之悠哉游哉？等他进了太医院，朕再慢慢磨去他的野性棱角。”

朱元璋制止了内臣阁者的通报，直接进入了刘伯温的病房。刘伯温见皇帝亲临，挣扎着要下床跪接，朱元璋连忙按住。刘伯温深知皇帝心机难测，哪敢托大？只是要起身下床，却又敌不过朱元璋拔山举鼎的力气，挣扎了几回，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喘成一团，脸上涨得通红，颈上青筋暴

跳。

朱元璋见了，心中升起一丝不忍，怔怔地看着他，目光也显得较为柔和了。

刘伯温无奈，唤过儿子刘仲璟及家人在榻前向朱元璋行了大礼，他自己也以头触被三次，算是给皇帝磕了三个头，等喘息平静了，便含泪道：

“上位不以微臣卑猥，亲临看视，微臣粉身碎骨，难报万一。”

“君臣际遇，理当如此。”朱元璋握住刘伯温那形同枯枝的手，同时响了响鼻，做出一个悲恸的歔歔，动情地说，

“几日不见，先生竟瘦损若此！先生千万保重，好好将息调养，勿使朕有桓公哭管仲之哀。”

刘伯温见朱元璋把他们的关系比为齐桓公与管仲的关系，信任倚重之情溢于言表，只感动得热泪直流，哽咽道：

“臣本草木，得附上位而为不朽，虽肝脑涂地，难报万一。上位放心，臣无甚大病，只是偶感风寒，不日定能奔走效命。”

“先生不可大意，朕回宫即着一个太医前来专门侍候先生。”朱元璋极诚恳地说。

刘伯温又是一种激动，激动又引起了喘息，喘息平静之后，以头触被说道：

“上位，微臣身边有戴思恭，完全够了，太医院御医无多，高手更是寥寥，微臣还想保举戴思恭入太医院听用。

哩。”

“此人于小伤当然是天下独步，于内科有多深工力，朕却不知。再者，此人性同闲云野鹤，愿受拘束么？”

“圣人曰，‘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’，天下英才俊士，理当为皇家效力。微臣已对戴思恭讲了，上位身边，须臾离不开神医妙手，他也首肯了。”

刘伯温“上位身边，须臾离不开神医妙手”这话说得很不好，犯了古人的忌讳，也许是他病中昏聩之故吧？朱元璋听了这话，脸上立刻变了色，暗忖道：这老东西，竟咒我病魔缠身，没有宁日！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待我诓他一诓，看他还敢不敢以天象唬人。他于是故作庄重地说道：

“先生，朕昨晚做一怪梦，但见一个黑面大汉，冲朕大哭三声；又有一个红脸大汉，朝朕大笑三声，不知主何凶吉？”

“这二怪人立于何处哭笑？”

“黑脸汉在左，红脸汉在右。”

“这黑脸汉乃是水帝，红脸汉乃是火帝。水帝大哭，主有旱象；火帝大笑，主有水灾。”

“先生可知道这水旱之灾将肆虐何处？”

刘伯温着难了，忙用咳嗽来掩盖自己的困境，同时紧张地思索着：火水二帝主旱涝之灾，本无疑难，在这么广大的国土上，每年总免不了有水旱之灾的，只是这灾情现于何处，却很难说。皇上今天偏偏寻根问底，倘若说不知，皇上以后再不会相信我的星命之说了；倘若答应知道，到时候不灵验

却又奈何？噢，有了，今年江淮一带梅雨较往年为迟，据当地耄耋说，这是翌年将有干旱之迹象；苏州、松江、嘉兴、湖州一带，今春苦旱，明年当有水患。于是，他止了咳嗽，很肯定地答道：

“旱象当显于江淮，水灾当困苦苏、松、嘉、湖。以上地带，或在京辅，或为朝廷赋税之区，上位须早为预备。”

“水旱之灾，乃平常之事，上天又为何遣火水二帝报警于朕？是朕德浩大之敌，还是朕德有亏？”

刘伯温以首触被，很恳切地说道：

“上位，若稍有私心，臣必阿上意以求恩宠，然臣非畏事之臣，君乃大度之君。中都南都营建宫室，民极劳苦；数十万工匠在征，其妻悉处别营，阴气郁结；工匠死亡，怨气难伸；西吴将吏阵亡者家小被罚为奴，和气难顺。此三气纠集，上冲天庭，下干物候，故而水旱不时，上天遣神灵报警。”

“先生此言，是要朕宽大之意。只是先生是否记得，洪武四年以前，先生总劝朕以严治天下？朕至今记得先生的原话：宋元宽纵失天下，今宜整肃纲纪，以猛治国。”

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情有不同，事可权变。霜雪之后，须有阳春。往日国家初定，故宜以严以猛治乱；今国威已立，宜少济以宽大，恩抚为先。”

朱元璋连连点头，亲自将刘伯温按躺在榻中，用手理顺他的虬髯，道：

“先生请好好将息，朕须臾离不开先生。先生的金玉良

言，朕谨记在心。”

君主对臣下的建言“谨记在心”，这恭谦可算绝顶了。刘伯温听罢，再次感激得热泪洇洇，不能自制。

朱元璋叮嘱了刘伯温及其家人几句，便叫一个内侍由前门出去叫胡惟庸火速回家，他自己则由侧门出了刘宅，以避开朝臣们的纠缠。

默默地走在路上，朱元璋心中卷起滔天巨浪，不由想起了洪武四年的往事。

洪武四年三月，朱元璋驾幸北都汴梁（今开封），留李善长、刘伯温协助太子朱标留守南京。当时官御史中丞的刘伯温，持法甚严，就是宫中禁卫犯了法，也要太子依法处罪；对百官的过失，更是不准御史放过。李善长的本家亲信李彬犯了法，李善长亲自出面求免，刘伯温却不同意，亲自上书远在开封的朱元璋，到底将李彬处死了。其时正逢旱祈雨，刘伯温就将罪犯斩首在祭坛之下。朱元璋从开封回到南京，见祈雨不灵，认为是刘伯温在祭坛下杀人、祭折不诚之过，刘伯温当时辩解说：“士卒物故者，其妻悉处别营，凡数万人，阴气郁结，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，和气不伸。”朱元璋当时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但是半月以后，仍然无雨。朱元璋认为刘伯温是假借星命之说以要挟恫吓帝王，火了，趁刘伯温有丧妻之痛，便放他请长假回家。

刚才在病榻上，刘伯温说的这番话与四年前的那番话何其相似乃耳！记忆力特好的朱元璋，不仅还记得刘伯温四年前说的原话，甚至还记得他当时说话的神情和语气，与今天